

〔朱註〕曰、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許猶期也、曾西、曾子之孫、蹴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臧、怒色也、曾之言則也、

康熙欽定四書解義卷之八

清 康熙帝欽定

大鄉 穆標註

孟子 卷之二上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臧

烈猶光也、曰孟子言也、願也、顯、顯名也、反手、言易也、

由猶通、

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一章書見為治當以王道而不當以霸術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昔者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時有晏子。二人功業顯著。後來未有繼之者。設若夫子當路於齊。而居管晏之位。其取威定霸之功業。可使復見於今日乎。孟子曰。齊人識見止。

困於齊。今子誠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外此而學術事功光明俊偉。高出管晏之上者。皆所不知也。子獨不聞曾西之言乎。昔者或人問曾西曰。吾子自視。人物品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乃吾先祖曾子所敬畏者也。我何敢與之。比方乎。或人又問曰。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自視。人物品與管仲孰賢。曾西乃絕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於管仲。管仲相齊。桓公委心信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其久也。其所立功業。皆以機權變詐得之。殊無有光明正大可言者。如彼其卑也。爾何乃比。我於此。人乎。由曾西與或人問答。觀之。管仲者。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乃為我願之乎。其待我亦淺矣。公孫丑曰。夫子薄管晏而不為。胡不以其功觀之。管仲以君桓公為諸侯盟主。而稱霸於當時。晏子以其君景公行先王善政。而顯名於天下。二人能為。二子是亦足矣。夫子猶以為不足為。與孟子曰。設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易耳。豈特以其君顯而己哉。此吾所以薄管晏不為也。宋儒揚時有言。管仲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一禽耳。其論確矣。是故學者。必能以詭遇為羞。始可以幾臯。伊傅之為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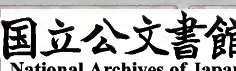
猶與由通、○
〔朱註〕曰、滋、益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
年、舉成數也、
當猶敵也、作
起也、自武丁
至紂、凡七世、

君者必能、使、詭、遇、者、不、得、進、始、可、以、幾、禹、
湯、文、武、之、爲、君、亦、在、乎、慎、辨、之、而、已、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
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
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
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
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
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
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

此二節、書見文王之難於大行、由商多賢聖之君也、公孫丑曰、
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固已、惑矣、今言以齊王猶反、手則
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惠鮮懷保之德、其及於人者盛矣、又
享壽百年而後崩、德之施者遠矣、然而教化僅及於西土、猶未
浹洽於天下、至武王繼之、而纘緒克商、周公繼之、而制禮作樂、
然後教化大行於天下、文王天下之難如此、今言文王齊猶反、
手之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爲、即文王亦不足爲、法與、孟子曰、文
王盛德、何可當也、其所以致王王之難者、所值之時勢難耳、蓋商
之天下、始於成湯之創業、以至於武丁之中興、其間太甲、太戊、
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滋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



歸殷久矣。久則民心愛戴。既滋難變。而之他也。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掌之易也。紂雖稔惡。去武丁之世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老成之家。與夫舊民仁厚之俗。其在土。則脩齊教化之流風。與夫紀綱法度之善政。猶有存而未亡者。又貴戚之卿。則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卿。則有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後先而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必久而後失之也。當是時。無三尺地。而非商之土也。無一民。而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由地方百里之岐。周而興起。其大小固懸絕矣。是以文王雖有莫當之盛德。而致王若斯之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歷考創業之主。未有不不出於艱難者。至子孫蒙業而安。其知之者鮮矣。周公大雅諸篇。多歌咏王業艱難。成王能知之。遂為周家一代令主。後世人主。法之成王焉。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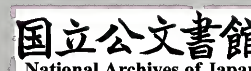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

〔朱註〕曰、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辟與闢同

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二節。書見齊之易。王以其時勢可乘也。孟子又告孫丑曰。齊人嘗有言曰。凡人之作事。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其可為之勢。乃可以濟其事。凡農之治田。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其可耕之時。乃可以利其用。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吾之言。以濟齊王。猶反手者。正以齊有可乘之時。勢。真至易而無難者也。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固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鷄鳴狗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又已有其民矣。有其地。是地不待更。為開拓而已。闢矣。有其民。是不待更。為招集而已。聚矣。土廣民稠。



如此○視○彼○尺地一民○莫非商家○所○有○者○不亦異哉○乘○此○國○勢○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衆○土○地○之○開○闢○益○廣○其○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止○之○哉○夫○齊○以○土○廣○民○稠○孟○子○遂○許○其○易○王○若○夫○四○海○一○統○天○下○一○家○無○不○爲○而○治○不○尤○易○乎○雖○然○知○其○易○尤○當○圖○其○難○必○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務○使○義○仁○厚○澤○周○浹○天○下○而○不○敢○以○己○安○己○治○爲○心○然○後○國○家○全○盛○之○勢○可○以○歷○萬○年○而○無○替○矣○

〔朱註〕曰、置、驛也、郵、驛也、倒、懸、喻、困苦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

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此○三○節○書○見○下○齊○當○易○爲○之○時○故○能○事○半○而○功○倍○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齊○之○土○廣○民○稠○固○有○可○乘○之○勢○矣○然○不○止○此○也○蓋○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能○繼○文○武○而○興○者○王○者○不○作○未○有○稀○濶○於○此○時○者○也○與○商○之○賢○聖○繼○作○異○矣○干○戈○賦○歛○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商○之○猶○有○善○政○異○矣○當○此○之○時○能○行○仁○政○如○飢○者○但○得○食○即○以○爲○美○而○易○爲○食○如○渴○者○但○得○飲○即○以○爲○甘○而○易○爲○飲○思○不○必○滋○而○感○恩○者○自○衆○也○孔○子○嘗○有○言○曰○德○化○之○流○行○心○相○感○通○其○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殆○速○於○置○郵○而○傳○命○王○者○之○命○焉○使○當○今○日○飢○渴○之○時○乘○萬○乘○大○國○之○勢○而○行○仁○政○舉○其○憔○悴○而○蘇○之○吾○知○流○行○必○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之○困○苦○也○故○所○施○仁○政○之○事○雖○僅○半○於○古○人○而○不○必○百○年○不○必○繼○世○致○王○之○功○必○反○倍○於○古○人○正○惟○此○時○爲○能○然○也○所○謂○以○齊○王○者○猶○反○手○手○豈○虛○語○哉○夫○事○半○功○倍○之○說○三○代○而○下○其○得○天○下○也○往○往○如○是○然○其○取○之○也○易○故○其○失○之○也○亦○不○難○則○是○說○也○可○以○進○於○應○運○開○創○之○時○而○不○可○進○於○繼○世○守○成○之○日○率○作○興○事○卓○陶○所○以○告○大○舜○也○所○其○無○逸○周○公○所○以○

〔朱註〕曰、四十
疆仕、君子道
明德立之時、
孟賁、勇士、告
子名、不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此一章、書見聖賢治心之學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一旦加齊、卿相之大位、得行其所學之道焉、雖由此為管晏、而成功、功為伊周、而成王業、固夫子之所優為、亦不足為怪矣、但任大責重、如此、不知亦有所搖動於心否乎、孟子曰、謂我當大任、而於心有所動者、否也、我自四十之時、心已不動矣、况今日乎、公孫丑曰、吾聞古有勇士孟賁、力能生拔牛角、於世無畏懼、今

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若此、則夫子之勇、過孟賁遠矣、孟子曰、如但、以無所畏懼、為不動心、而不必必、論其事、此亦何足為難、求之世間、往往有其人焉、如告子者、蓋能先我、而不動心、不必至四十時矣、夫不動心之學、孟子四十始能、而告子反能、先之者、何也、先也者、即所謂助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故善為學者、必循序而漸進、善為治者、必久道而化成、

〔朱註〕曰、北宮、
姓、黜、名、挫、猶、
辱也、褐、毛布、
寬博、寬大之、
衣、賤者之服、
也、不受者、不、
受其挫也、刺、
殺也、嚴、畏、憚、
也、施、發語聲、
舍、名也、會、合、
戰也、賢、猶、勝、
也、約、要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
 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此四節書見不動心。各有其道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言是不難。告子先我。我不動心。敢問。人之不動心者。亦必有所以不動心之道乎。孟子曰。凡人之不動心者。真似淺淺。不可一概而論。然皆各有所以不動心之道也。古有二勇士。北宮黜。彼所以養其勇也。肌膚挺然而不撓。目睛凝然而不逃。推其必勝之心。思以一毫小挫於人。上如捷之於市朝之中。必不肯以其小而受之。不惟不受。禍寬博之賤夫。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與刺禍寬博之賤夫。相等。殊不見世間有可以畏懼之諸侯。上如以惡聲加之。之。則必以惡聲報之。此其人。身可殺而志不可奪。蓋以必勝為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者。此其一也。古又有二勇士。孟施舍。彼所以養其勇也。嘗自言曰。我當未戰之時。雖其勢難於取勝。而我視之。與可以勝無殊。惟知勇往直前而已。若量敵之勢弱於我。而後進兵。慮我之必勝於敵。而後會戰。是無勇而畏懼三軍之事者也。我所以不能為也。觀舍此言。彼豈有百戰百克之勇。能為必勝者哉。但胆氣素定。視不勝猶勝。能無畏懼而已矣。此其人。蓋以無懼為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者。又其一也。孟施舍。以無懼為主。是專務守己者也。於儒者中。曾子。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者也。北宮黜。以必勝為主。是專務敵人也。於儒者中。曾子。曾子。夏子。夏子。天性狷介。不輕下人者也。夫孟施舍。北宮黜。此二子者。皆匹夫血氣之勇。亦難定其孰賢。然而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為得其要焉。蓋黜務敵。人是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為得其要。而非黜之所能及也。夫黜舍者。孟賁之類也。彼告子者。孟賁黜舍之類也。凡有志於學者。將以學為聖賢也。而反流於匹夫之勇。而不覺可乎。聖賢之學。本無二道。而異端之說。乃有千岐。始於擇焉不精。終至勞而罔獲。可不慎與。

彼所以養其勇也。嘗自言曰。我當未戰之時。雖其勢難於取勝。而我視之。與可以勝無殊。惟知勇往直前而已。若量敵之勢弱於我。而後進兵。慮我之必勝於敵。而後會戰。是無勇而畏懼三軍之事者也。我所以不能為也。觀舍此言。彼豈有百戰百克之勇。能為必勝者哉。但胆氣素定。視不勝猶勝。能無畏懼而已矣。此其人。蓋以無懼為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者。又其一也。孟施舍。以無懼為主。是專務守己者也。於儒者中。曾子。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者也。北宮黜。以必勝為主。是專務敵人也。於儒者中。曾子。曾子。夏子。夏子。天性狷介。不輕下人者也。夫孟施舍。北宮黜。此二子者。皆匹夫血氣之勇。亦難定其孰賢。然而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為得其要焉。蓋黜務敵。人是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為得其要。而非黜之所能及也。夫黜舍者。孟賁之類也。彼告子者。孟賁黜舍之類也。凡有志於學者。將以學為聖賢也。而反流於匹夫之勇。而不覺可乎。聖賢之學。本無二道。而異端之說。乃有千岐。始於擇焉不精。終至勞而罔獲。可不慎與。

〔朱註〕曰、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往、往而敵之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二節、書見聖賢相傳、不不動心之正道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吾言孟施舍、似曾子、而曾子不動心之道、果何如、昔者曾子謂其弟子子襄曰、子好勇乎、夫勇有大小、彼血氣之小勇、不足好也、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吾夫子仲尼矣、夫子以天下惟理為可恃、苟反之於自、而理有不直、則其氣自餒、所敵者雖褐寬博之賤、吾安得而不惴焉、苟反之於自、而理無不直、則其氣自壯、所敵者雖千萬人之衆、吾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由曾子之言、觀之、孟施舍之所守、雖視北宮黝、為約然、僅在於氣耳、又不如此曾子、反身循理、其所守者、尤得其要也、吾言不動心者、有道、此則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按孟子不動心之學、其原蓋出於

此所謂縮者、即直養而無害也、所謂千萬人吾往者、即浩然之氣也、孟子願學孔子、以此求之、思過半矣、惜乎孔孟之言、炳如日星、而後世猶有好高之徒、陰入於告子之流、而不自知者、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言、不可、夫志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於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朱註〕曰、壹、專一也、蹶、顛蹶也、趨、走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此二節書見不動心之道當內外交相養也公孫丑又問曰勦舍曾子之不勦心吾知其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勦心與下告子之先夫子不勦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勦心當觀其言告子之言曰言以明理為達所言而於理不達是不得於言也則當舍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恐以心求心之故而動其心也心以順理為安所為而於心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其助於氣恐以氣求氣之故而動其心也此告子不勦心之指也就其言而論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似也乎不以其所重狗其所以輕猶云可耳若夫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一身冥然無主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可者猶有說耳夫心之有志所以主宰乎身而役使乎氣是氣之將帥也氣以充乎身而聽命於志是志之卒徒也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我故曰人當持其志使帥有常尊而又當無暴其氣使體有常充可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但知強持其志豈能無暴其氣乎其為

不可一而已公孫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曰夫子既曰志為至極氣為次之則志重於氣人但當守其志可矣乃又曰無暴其氣而氣亦在所當養者何也孟子曰志氣本不相離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在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在專一則心思意念或不及管攝而志亦反為其所動矣今夫人之步履至於傾跌而蹶者奔走至於急遽而趨者是皆猝然之間氣失其平也而反能震動其心使心之驚惕而不寧豈非氣壹動志之驗乎夫志壹能動氣可見志為至極氣壹能動志可見氣即次之此所以既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子何以以此為疑哉按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內外交養之學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慎爾威儀無暴其氣者慎威儀之謂也孟子蹶趨之說蓋本諸此由蹶趨推之凡盤於遊政就於聲色可以動志之類皆蹶趨也聖明之主可不以此為戒與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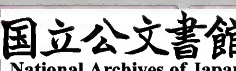
〔朱註〕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配者合而有補助之意義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慊快也足也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五節書見下不動心之學。貴於知言養氣。而養氣貴於集義也。公孫丑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固出於強制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心何所長。於告子而能然也。孟子曰。我之異於告子者。有二端焉。我於天下之言。究極其理。而知其是非得失之故。則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異矣。我於吾所固有之浩然之氣。能善養之。而全其盛大流行之本。則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異矣。此則吾所以不動心之道也。丑又問曰。氣則一也。而夫子曰。浩然。必有說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浩然之氣。惟

人自養之。自知之。未易言也。試以其本體言之。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不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撓。但恐人不能善養之耳。誠能自反。常直順其自然。以養之。而不至有所害焉。使其至大者。猶夫初也。至剛者。猶夫初也。則其氣自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矣。又試以用言之。蓋天地間皆道義也。惟能善養吾浩然之氣。則其為氣也。配合乎吾心裁制之義。所當為者。氣即助之。以有為。配合乎吾心自然之道。所當行者。氣即助之。以有行。是天地間不可一日無道義。則不可一日無浩然之氣。苟無是氣。即道義所當為。而無氣為助。亦委靡退縮。而餒矣。然氣之養成也。固足配道義。而其始養也。實有資乎道義。必由平日工夫。事合義。久之。則心無愧怍。此氣自然發生。是乃集義所生者。非一事偶爾合義。便可感激奮勵。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若無集義之功。則所行必有不合於義。而不能慊然快足於心者。心既慊。則氣亦從此不振。而餒矣。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則義本心中自有之理。而不在于外。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彼言義在於是。而不在於心。故也。既以義為外。則必不能集。集義以生氣。其先我不動心者。不過悍然不顧。襲取之而已。豈真能不動心者哉。夫孟子言氣。必本於集義。言義。必歸於慊心。



〔朱註〕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正、預期也、閱、憂也、掘、拔也、病、疲倦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閱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一節書見集義者貴於有事而無事者貴於純全其功也孟子告公孫丑曰氣既由集義而生非由襲義而取欲集義者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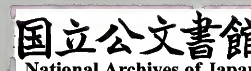
〔朱註〕曰、誠、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

須有事於義孜孜汲汲使所行皆得其宜焉而又不可預為期必使進脩之志或難於謀利之私也常須存此有事之心不可一時或忘而又不可躁進欲速有所作為以助其長也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憂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以助其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吾疲甚矣苗之不長者吾助之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則苗已槁而死矣今天下養氣者始之期必之心繼之以助其長之念其不為宋人之助苗長者蓋亦寡矣以養氣為無益而舍之不事者不耘苗者也知氣當養而助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從而害之是故直養而無害之功則為我所長耳按告子之學失在助長而後世學者失在不助知有事夫助長者知有事而誤焉者也使一無所事其失不尤甚乎是故學莫患於自棄而志不可不以不立也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相因則心之失也。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一節書見不動心之學。必貴於知言也。公孫丑又問曰。夫子之善養氣。既得聞命矣。而又曰。我知言。此謂何也。孟子曰。凡人言語皆本於心。吾因其辭之顯。此失彼。一偏而談。則知其心。見理未明。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因其辭之高談闊論。汎濫而淫。則知其心。蔽錮已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因其辭之違背正論。奇僻而邪。則知其心。惑於他岐。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因其辭之支吾無定。屢變而通。則知其心。屈於正理。自覺窮極。而難通。故也。夫蔽陷離窮。生於其心。豈惟言受其病。則將害於其政。而大綱不舉矣。發於其政。則亦害於其事。而萬目不脩矣。心術一亂。綱紀皆差。理固有必然者。雖後有聖人復起。能以一言定天下之是非。亦必從吾言。害政害事之言。而不可易矣。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何足以語此哉。此我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宋臣歐陽脩曰。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所難。蓋左右之人。朝夕出入。其所譏諷。能使主人主不覺其漸。惟在抑左右陰薦之言。採其縉紳公正之論。若脩者。誠善發。孟子知言之蘊者與。

〔朱註〕曰。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惡。驚嘆辭。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此一節書。是公孫丑以聖人推尊孟子。而孟子不取居也。公孫丑曰。昔孔子弟子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列德行之科。皆善言。己身素有之德行。孔子兼此二者。然猶不敢全任。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既知言。則洞晰



乎辭命之理。又善養氣。則體備乎德行之實。兼衆賢之所不能。兼任孔子之所不敢。任夫子。豈不既聖矣乎。孟子聞而驚嘆曰。惡。以我爲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者極至之稱。此豈吾所能哉。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己。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必滋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始終無斁。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必不見人我之有間。故涵育薰陶。樂與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而且智。則體用兼備。夫子業已聖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孔子問答之言如此。由此觀之。聖之名。孔子尚不敢居。子乃以我爲聖。是何言也。總之。聖賢爲學。當仁不讓。者。任道之勇。日見不足者。求道之心。孔子孟子。雖造詣微。有以不同。其於爲學。則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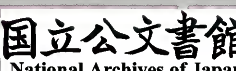
〔朱註〕曰、一體猶一肢也、具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伊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

尹、有莘之處士、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因公孫丑之問。而明其志。獨宗孔子也。公孫丑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之道。備諸己。雖大而無遺。傳之。人則分而各得。如子夏子游子張。或得聖人之文學。或得聖人之威儀。皆有其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備。具有聖人之全體。但不能如聖人。大而化之。不可限量耳。夫子既不敢比孔子。敢問於此。數子何所處乎。孟子曰。凡人立志。須取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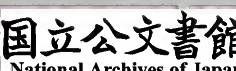
上○數子雖賢且姑置之○吾未嘗肯以之自處也○公孫丑又問曰○數子既非所處○若伯夷伊尹二人○夫子於此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之道○與我不同○即出處一節○論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是以清為其其道者也○伯夷是也○得君則事○何所事○而非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民○世治固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是以任為其道者也○伊尹是也○若夫○可以仕則進○而仕○可以止則退○而止○可以久則久○而可以速則速○而去○在己○無意必固我之私○於世○合用行舍藏之妙○是得時中之道者也○孔子是也○此三等造詣○各極其至○皆古之聖人○吾所行○一未有能焉○但此心○則惟願學孔子○因時制宜○揆義理之自然○審事幾之至當而已○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可見孟子不敢自居聖人○固存心之至虛○而必願學孔子○又立志之至確○凡人立志○必以最高者定其趨向○斯取法不偏○用力不懈○孟子事君○則言稱堯舜○自任則願學孔子○誠不取敢以次子為者○自安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

〔朱註〕曰、班、齊等之貌、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此二節○書言聖人之道○雖不同○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無不共同也○公孫丑問曰○伯夷伊尹孔子夫子以爲皆古聖人○是夷尹二人於孔子○無可優劣○若其是○其班乎○孟子曰○否○不但伯夷伊尹自生民以來○聖人非一○求其道德事功之盛○如孔子者○未之有也○公孫丑又問曰○伯夷伊尹○固不能與孔子○並然○既俱爲聖人○亦有相同之處○與○孟子曰○相同之處○烏得無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爲之君○土雖不廣○彼三聖人之德○皆足以慰四方悅服之心○副兆庶尊親之望○一朝諸侯○有天下○一坐致無難○若使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在他人○雖覺甚小○彼三聖人之心○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功利之念○即可得天下○亦不爲也○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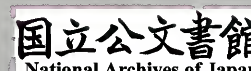
之所以為聖人。德極其盛。心極其正。根本節目之大。惟在於此。是則其所同也。可見聖人作用。雖有各別。本體則無少異。然三聖之中。獨尊孔子者。則以其本末一貫。小大兼該。聖人至此。無有幾微之遺憾。觀其同益。知其所異。孟子之論聖人精矣。

〔朱註〕曰、汗、下也、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涇、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四節書。是言孔子之不同羣聖人。以明願學之意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敢問其異於夷尹者。若何。孟子曰。此非獨吾言之。孔子門弟子。已先言之矣。聖人原不易知。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皆足以知聖人。即使自處。汗下。欲推崇其師。亦決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明矣。宰我之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然堯舜以道治天下。勳業在一時。夫子推堯舜之道。以教萬世之天下。勳業在萬世。以予觀之。賢於堯舜遠矣。子貢之言曰。古來聖人不一。要皆可知。考而知之。如禮。所以飾政。見其所制之禮。或煩或簡。則當日之政。尚質尚文。可知。樂所以象德。聞其所作之樂。或善或美。則當日之德。性之反。之可知。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鑒別者。但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吾夫子。以一身備帝王之政。以一心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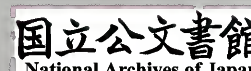
神聖之德者也。有若之言曰：我嘗曠觀天下，豈惟民哉！即如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為飛為走，為山為水，不可謂之非類也。聖人之於民，有有形有性，俱受之于天，亦同類而已。但聖人能踐其形，能復其性，雖與衆共生，而自然出於其類，拔萃乎其萃耳。以我觀之，自生民以來，出類拔萃之聖人，非一。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三子之言如此，則孔子之為聖，自古莫及，豈獨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學也。按戰國時，邪說橫行，人皆溺於功利，孔子之道不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既自而言，知言養氣之功，復言願學孔子，以見其淵源有本。後世始知孔子之道，真可以治天下國家，無不尊王黜霸，則皆孟子之言發之也。其有功于聖道，豈不大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朱註〕曰：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贖，足也。

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論王霸之公私不同，而人心之感應亦異也。孟子曰：世之論治者，率以王霸並稱，而不知其公私之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之名，以濟其私，則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大國，乃可以成。一匡九合之業，若以大大公至正之德，行其救世安民之仁，則謂之王。王者，不待大有大大國，自可以朝諸侯。天下故湯之王，以七十里之毫，文王之王，以百里之岐，周此其明驗也。王與霸，既不同，故二人之應之者，亦各異。彼霸者，以力假仁，亦足以服人矣。然非真心愛戴，特迫於強大，力不能抗，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之，以德行仁，人之服者，中心愛慕，喜悅發於至誠，無所勉強。即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初無勢力位號之聯屬，而周流窮困，相從，不令舍，無有異也。大雅文王之詩曰：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服。而不服，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天下皆心悅誠服。



〔朱註〕曰、貴、德猶、尙、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

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從來、王、霸、之、論、未、有、若、孟、子、此、章、之、明、切、者、可、見、得、天、下、全、在、仁、不、在、力、三、代、而、下、如、漢、唐、宋、之、賢、君、以、寬、代、虐、愛、惜、百、姓、與、天、下、一、休、養、生、息、皆、享、國、之、長、久、彼、行、事、之、近、於、王、者、且、然、况、實、以、德、行、仁、之、王、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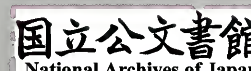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榮、辱、皆、由、於、己、不、可、不、自、勉、於、仁、而、此、二、節、先、言、惡、辱、之、情、勉、以、強、仁、之、事、也、孟、子、曰、好、榮、惡、辱、者、人、之、常、情、不、知、榮、辱、無、常、惟、人、自、取、人、君、能、奮、發、爲、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安、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

〔朱註〕曰、迨、及也、微、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

矣。夫、不、仁、既、足、以、致、辱、今、惡、辱、而、反、居、不、仁、是、必、不、能、免、汚、辱、猶、惡、濕、而、反、居、下、之、地、必、不、能、免、於、濕、也、人、君、如、誠、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不、自、挾、其、貴、而、貴、者、惟、德、不、自、恃、其、尊、而、尊、者、惟、士、賢、者、使、在、補、弼、之、位、而、匡、君、正、俗、能、者、使、在、百、司、之、職、而、趨、事、赴、功、幸、而、國、家、間、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及、是、時、君、臣、上、下、益、加、兢、惕、脩、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脩、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則、用、人、行、政、孜孜、汲、汲、惟、務、脩、德、以、自、強、根、本、既、立、威、命、自、振、雖、有、強、大、之、國、必、且、翕、然、畏、服、拱、手、而、聽、命、矣、何、榮、如、之、由、此、觀、之、治、天、下、國、家、不、可、一、日、不、從、事、於、仁、賢、能、即、行、仁、之、人、政、刑、即、行、仁、之、具、間、暇、即、行、仁、之、時、然、三、者、之、中、時、尤、難、得、易、失、人、但、欲、坐、享、太平、倫、安、無、事、不、知、在、上、者、既、厭、倦、萬、幾、在、下、者、即、養、交、持、祿、才、銷、歇、紀、綱、墜、壞、禍、患、無、不、從、此、而、起、昔、人、以、晏、安、比、之、鳩、毒、豈、虛、語、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



補葺也。漏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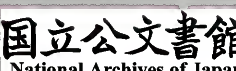
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四節書。申言榮辱之所由致。無不本諸己也。孟子曰。人君欲強仁。以求榮。則當及時以圖治。昔周公作鵠鳴之詩。託為鳥言。曰。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彼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漏戶。使鳥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有擊射而侮于者乎。孔子讀詩而讚之曰。為此詩者。其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之及時而為巢。則無隙。可乘。誰敢侮之。詩與孔子之言。如此。仁則榮。之說。不益信哉。今之為國者。不知深謀遠慮。思患預防。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

以縱欲。怠傲。以偷安。君臣上下。政荒而不問。刑虐而不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觀仁之榮。知三福所由臻。觀不仁之辱。知三禍所由集。仁不仁。由己。則榮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大雅文王之詩。曰。為一人君者。知天命。不可易。承而反。身克己。長思與之配合。則天心不佑。盛大之福。皆其所自致矣。商書太甲之篇曰。己無罪。而天降之災。或猶可避。自為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福自己求之。謂書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好榮惡辱者。可醒醒哉。可見天命。不常。常於有德。降祥降殃。皆人事所感。召。斷斷不可委之。氣數。以自寬。其責。昔唐臣李泌告君曰。天下人皆可言命。惟人君不可言命。若一。言命。則政事皆無用矣。此誠千古至言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朱註〕曰。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廛。市宅也。法。民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市。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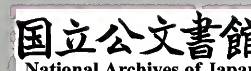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

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此一章書。是以實行王政。望時君而先舉王政之當行者詳列之也。孟子曰。天下之大勢。在人心。而人心之向背。則惟在君。君之行政。如賢能之士。君所賴以治其國者也。於賢則尊禮之。使有德者。盡其匡弼。於能則器使之。使有才者。展其猷為。如是則俊傑濟濟。莫不在位。天下之士。皆悅。我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至於交易。有無。有市。區。焉。所以為國通財。貨若逐末者。多則使各出市宅之租。以抑之。而不更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並不稅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吾立法

之便。而願藏於其市矣。道路出入。有關焉。所以為國備非常。不則過設。此以稽察往來之傳節。防杜奸宄而已。不征其貨。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義。而願出於其路矣。農為國之本。耕者終歲勤動。最宜矜念。但脩井田之法。使八家合作。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之入。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居民所以實其國。其民既有恒業。則非游民。其所居既為積貨之廛。則非曠土。諸如夫家之征。一里之布。本以懲游民。曠土者。既不征之。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下之仁。而願為之氓矣。王政行。而人心附。有如此者。總之天下。雖大。不外此五者。之人而五者之中。士為尤。急。蓋佐二人。君創制立法。使商賈行旅。耕農居民。各得其所。者在賢能。俊傑。故行王政。乃得人心之本。而用人。又行王政之本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書是言王政之必王也孟子曰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賈居民行旅無不歸心如此特患今之人君不肯實心舉行耳果能行此五者則政事脩明恩德旁浹其所感被豈但本國之民歡忻愛戴尊之親之凡鄰國之民無不懷樂土之思切來蘇之望皆仰之若父母矣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無異我之子弟假如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我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無此悖逆之理其斷乎無濟可知如此則天下之大安有與我為敵者夫至無敵於天下則是膺天命而為天吏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征討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無非恭行天罰東西南南何向不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王天下在得人心心在行王政孟子既屢言之此又決言行王政之必王以見其必不可不行然人心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有政不舉即有一民不附未嘗有天下當思人心得之之難既有三天下當思人心失之之易則久安長治千萬年丕基不拔矣

內讀為納、
〔朱註〕曰、乍、猶
忽也、怵、惕、驚
動貌、惻、傷之
切也、隱、痛之
深也、內、結、要
求、聲、名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此一節書是勉人君法先王不忍人之心之政也孟子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爲形即稟天地生物之理以爲心凡見人不得其所

即有_三一_レ不忍_レ之心萌_レ動_レ於中_二此固不分_レ聖凡_一無_レ不_レ同_レ具_一但人雖_レ有_二是_レ心_一率_レ爲_レ物慾_レ所_レ蔽_レ不_レ能_レ推_レ而_レ達_レ諸_レ行_レ事_一惟_レ先_レ王_一則_レ全體_レ流通_レ觸_レ處_レ周_レ徧_一不_レ忍_レ人_レ之_レ失_レ養_一則_レ制_レ田_レ里_一教_レ畜_レ畜_一即_レ有_レ政_一以_レ厚_レ其_レ生_一不_レ忍_レ人_レ之_レ失_レ教_一則_レ設_レ學_レ校_一明_レ禮_レ義_一即_レ有_レ政_一以_レ復_レ其_レ性_一以_レ不_レ忍_レ人_レ之_レ心_一行_レ不_レ忍_レ人_レ之_レ政_一隨_レ感_レ隨_レ應_一隨_レ應_レ隨_レ足_一天下_レ雖_レ大_一其_レ治_レ之_レ也_一不_レ猶_レ下_レ運_レ諸_レ掌_一上_レ之_レ易_レ乎_一先_レ王_一能_レ全_レ其_レ皆_レ有_レ之_レ心_一如_レ此_一夫_レ天下_レ之_レ人_一至_レ不_レ齊_一矣_一天下_レ之_レ與_レ先_レ王_一甚_レ懸_レ絕_一矣_一而_レ謂_レ其_レ皆_レ有_レ不_レ忍_レ人_レ之_レ心_一者_一於_レ何_レ見_レ之_一是_レ當_レ於_レ粹_レ然_レ發_レ露_レ之_レ頃_一觀_レ其_レ自_レ然_レ莫_レ強_レ之_一意_一有_レ如_レ今_レ之_レ人_一乍_レ見_レ一_レ無_レ知_レ之_レ孺_レ子_一將_レ入_レ於_レ井_一無_レ論_レ賢_レ愚_一必_レ爲_レ之_レ怵_レ惕_一而_レ驚_レ懼_一不_レ寧_一惻_レ隱_一而_レ傷_レ痛_一甚_レ切_一此_レ其_レ心_一初_レ非_レ爲_レ下_レ內_レ交_レ於_レ孺_レ子_一之_レ父_レ母_一而_レ結_レ好_一也_一非_レ爲_レ下_レ要_レ於_レ鄉_レ黨_一朋友_一而_レ掠_レ美_一也_一并_レ非_レ惡_レ下_レ居_レ不_レ仁_一之_レ名_一而_レ懼_レ人_レ之_レ謗_一議_一也_一動_レ於_レ不_レ容_レ已_一而_レ發_レ於_レ不_レ及_レ覺_一不_レ知_レ其_レ然_一而_レ然_一亦_レ不_レ期_レ其_レ同_一然_一而_レ無_レ不_レ然_一此_レ所_レ以_レ謂_レ人_レ皆_レ有_レ不_レ忍_レ人_レ之_レ心_一也_一人_レ有_レ是_レ心_一先_レ王_一亦_レ不_レ過_レ有_レ是_レ心_一先_レ王_一有_レ是_レ心_一遂_レ成_レ其_レ爲_レ先_レ王_一凡_レ人_一有_レ是_レ心_一僅_レ成_レ其_レ爲_レ凡_レ人_一但_レ以_レ先_レ王_一能_レ行_レ凡_レ人_一不_レ能_レ行_レ耳_一然_一則_レ人_レ生_レ欲_レ法_レ先_レ王_一苟_レ非_レ以_レ實_レ心_一行_レ實_レ政_一使_レ天_レ下_レ之_レ民_一無_レ不_レ實_レ被_レ其_レ澤_一雖_レ有_レ仁_一心_一仁_一聞_レ亦_レ何_レ益_レ哉_一

〔朱註〕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端、緒、也、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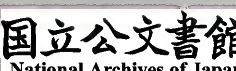
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四節書是推言四端之心皆人性所固有而見擴充之功不容已也孟子曰由乍見孺子入井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天下必無是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可知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或有所感而即動或因所觸而即形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天下亦必無是人皆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矣然是四者之心所以感即動觸即形者其故為何蓋惻隱非他吾性中固有是慈愛之真肫然不容已仁之端也羞惡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裁制之宜截然不可紊義之端也辭讓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謙恭遜順自然之品節禮之端也是非非他吾性中固有是分別去取不爽之衡鑒智之端也有是性即有是情是四端為三人人之所共有一即為三人人之所皆能一人心之有四端猶人身之有四體也乃或自謂不能而不反求諸己是謂自賊而已或謂其君不能而不責難於君是謂賊其君而已夫人人而可自賊乎哉事君而可賊其君乎哉誠使凡有是四端者果能自加察識即從一念之感動一時之發露推而擴之使無一念不然而無一時不然而以充滿其全量將見四者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勃

〔朱註〕曰函人
也巫者為人
所祝匠者作
為棺槨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

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擇仁而處。盡反求諸己之功。而先即其不可不擇者。言仁之也。孟子曰。天下之人。同此心。即同此理。及其習。尚一殊。而善惡遂至懸絕。即以一技。言言之。彼人之心。豈不仁於函人之心哉。乃矢人以矢。為業。則專精於矢。惟恐矢之不。利。而傷人。以甲為業。則專精於甲。惟恐甲之不。堅。而傷人。利。人生。匠。利。死。亦復如是。可見術之於人。所係甚大。習於仁。則仁。習於不仁。則不仁。故不可不慎也。孔子有言。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為。美。人。若。擇。術。而。不。於。仁。仁。是。不。知。美。惡。之。別。焉。得。為。智。乎。由。孔。子。之。言。思。之。仁。之。為。道。自。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得。之。為。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為。良。貴。之。首。乃。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為。日。用。所。當。處。而。不。可。暫。離。者。上。人。之。安。宅。也。莫。為。之。禦。而。自。不。處。仁。是。有。尊。爵。而。棄。之。有。安。宅。而。舍。之。是。非。顛。倒。不。明。已。極。雖。欲。不。謂。之。不。智。豈。可。得。哉。蓋。性。相。近。習。相。遠。人。若。隨。俗。習。非。不。知。其。惡。而。自。陷。於。惡。所。以。古。之。聖。王。兢兢。業。業。屏。奇。技。淫。巧。遠。宦。官。宮。妾。日。求。謙。言。日。親。正。士。惟。恐。稍。一。狎。近。不。義。即。為。外。物。盡。感。為。聖。為。狂。所。分。在。此。而。已。

由與猶通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三節書是勉人之自力平仁也。孟子曰。夫不智則不能擇仁。而處。即。為。不。仁。之。人。矣。不。仁。之。人。自。然。嗜。慾。錮。蔽。私。累。蒙。惑。益。以。不。智。至。於。不。智。而。禮。之。孰。合。就。違。義。之。孰。當。孰。否。皆。不。能。察。亦。遂。無。禮。無。義。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天下之有德無德者。皆可。以。役。使。之。是。為。人。役。而。已。既。為。人。役。雖。有。愧。恥。之。心。終。不。能。免。譬。如。引。人。而。恥。為。引。矢。人。而。恥。為。矢。即。欲。不。為。引。矢。豈。可。得。哉。如。恥。為。人。役。而。必。求。所。以。免。之。亦。無。他。術。莫。如。反。其。不。仁。而。為。仁。耳。蓋。仁。者。之。於。仁。猶。射。者。之。於。射。

必内正己之志。外正己之體。極其密固。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内外之體。有不正。而已矣。爲仁。由己。而不由於人。何以異此。此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畢具。天下方宗。而仰之。又奚人役之足憂乎。蓋天下之道。不出乎仁。則入乎不仁。不仁。則有安富尊榮之樂。不仁。則有敗亡僂辱之苦。然仁。初不待外求。能發憤。自強。反諸己。而具足。特患人。不肯立志耳。故孟子危言。以激之。復正言。以勉之。無非欲其立志。以自強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

聞善言。則拜。太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

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

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

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

〔朱註〕曰。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

人爲善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不可不極其量也。孟子曰。古昔聖賢不一。而好善之心。則同。聖門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得聞。而改之。其樂於遷善。如此。夏王大禹。聞人之善。言。則屈己。拜。而受之。其樂於受善。如此。若夫。有虞大舜。規模氣象。視由禹。更。有。大焉。舜。視此。善。本。天下大共之理。故。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同。之不存。一己之見。於心。而虛。心。以。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也。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善。則。樂。取。之。不。知。善。之。在。人。也。形。迹。俱。泯。物。我。兩。化。融。然。同。處。一。善。之。內。自。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無。在。非。取。於。人。以。爲。善。其。樂。善。之。至。窮。達。不。移。終。始。無。間。又。如。此。由。今。思。之。舜。取。人。之。善。以。爲。己。善。雖。未。暇。代。爲。人。計。然。天。下。有。善。者。以。見。取。爲。榮。益。日。進。於。善。未。有。不。善。者。以。不。見。取。爲。辱。亦。思。共。勉。於。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至。於。與。人。爲。善。則。是。成。己。而。即。成。物。獨。善。而。備。兼。善。有。如。天。覆。地。載。無。不。生。成。長。育。君。子。之。善。莫。大。於。此。取。善。之。量。必。如。是。而。始。盡。哉。蓋。嘗。論。之。人。君。如。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日。月。雨。露。雷。霆。霜。雪。各。司。其。職。惟。成。一。天。之。善。人。君。之。道。淵。默。無。爲。然。兵

農禮樂工虞水火各效其能亦惟成一君之善若稍吝容納或疑其沽名市美則人皆消沮伏匿不敢自獻其善人君雖欲為善從何取之故孟子由禹上溯大舜以見善不可不取取善又不可不極其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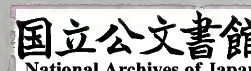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亦不屑就已

〔朱註〕曰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已語助辭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處世貴乎中正無取一偏之行而此先言伯夷之偏於清也孟子曰商周之間有伯夷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清非可事之君則弗事非可交之友則弗友故其時國君有不善者必不肯立於其朝國人有不善者必不肯與之言使下其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一息不能自安如朝衣朝冠冠而坐塗炭之內其疾惡之嚴如此推其心非獨不與惡人言而已雖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不過偶然之小失必望望然急去之若將汚累及已又非獨不立惡人之朝而已雖諸侯與躬折節善其辭命以交接之禮至亦必拒之不其所以然者以就之即不潔必至降吾志而辱我身故斷斷然弗屑已吁觀夷之處世無一不可與之人然則非黃農虞夏果無託足之地哉惟其若此所以為伯夷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朱註〕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



也、袒、楊、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

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借而不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
者是亦不屑去已

此一節書是言柳下惠之偏於和也孟子曰魯之大夫有柳下
惠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和而有君則事之雖汗君不以爲羞有
官則居之雖小官不以爲卑其進而仕也不自隱其賢而事人
必以其道其不用而遺棄無怨尤之色甚至於阨窮亦無悲悶
之意常自若曰凡人立身各有其本末爾自爲爾我自爲我自
祖楊裸程露其形體在於我側爾自無禮耳安能汗及我哉是
以由由然不見一毫圭角日與衆人一借處惟期自不其正而
已雖當欲去之時有留而止之者即從之而止其所以然者觀
天下無一不可事之君無一不可居之官并無一不可並處之
衆何所區別較量於其間正不必以去爲潔而屑屑自明其是
已吁觀惠之處世超然進退窮達之外主於和光同塵
雖辱身降志不以爲屈惟其若此所以爲柳下惠與

〔朱註〕曰、隘、狹
窄也、不恭、簡
慢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

此一節書是論古人制行未免一偏不可爲處世中正之準也
孟子曰吾由伯夷觀之其嚴潔難犯雖纖微細過不肯包容可
謂清之至矣然以自律其躬則可若以概責天下則失於太苛
就非斯人之徒而忍予子焉概擯絕之乎謂之爲隘所不免矣
吾由柳下惠觀之其平易諧俗無一人不可交接可謂之和之
至矣然應世固貴通融而廉隅禮度豈可盡廢但云己不失正人之
是非可否一概聽其自然不幾以爲玩乎謂之不恭所不免
矣夫君子處世自有大中至正之道清而不刻和而不流故
人皆可率循就夷惠所造非不自成獨至之詣然有意爲夷則
欲效其清適得其隘不幾至矯世違俗不止有意爲惠則欲效其
和適得其不恭不幾至同流合汙不止故曰君子不爲也孟子生
平任止久速一以孔子爲準此論夷惠之偏而願學之意隱然
言外觀其在當時宋薛之餽則受齊之餽則不受季任儲子之
交則不廢而與王驩同使則未嘗交一言斯誠處世之各得其道

後世所當取法也

孟子卷之二終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卷之二終 公孫丑章句上 校合山田榮造

康熙欽定四書解義卷之八

清康熙帝欽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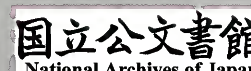
大鄉 穆標註

孟子 卷之二上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

〔朱註〕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三民之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



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以得人心為本，而先舉天時地利之不足恃者，言之也。孟子曰：自古人君保邦制勝，不可少者，其術有三：一曰天時，二曰地利，三曰人和。天時，占候吉凶是也。地利，山川城隍，設險守國是也。人和，上下相親，民人愛戴是也。自我論之，天時乃適值之會，地利乃固結之本，地利又不如人和，何可以見天時之形，人心乃固結之本，地利又不如人和，何可以見天時之形。利有如此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至小，然或敵入環向而攻，不能勝者，有之。夫以環而攻之，久豈無值天時旺相之日而卒不能勝者，則氣數難憑，而形勢為有據也。是天時不如地利，利也。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和有如此強敵來攻，我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且城池中之兵甲非不堅，利米粟非不饒，足然衆叛親離，一民不肯效死，舉此四者棄之而去，險固雖在，孰與君共守者乎。則民心既渙，散而地勢無常險也。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是知失人和，非獨天時無用地利，亦無用得人。和則天有時，人即乘之。地有利，人即據之。二者又俱與王之藉矣。况時不時，在天，利不利，在地，人之和不和，則在我，奈何舍其可必，而反求其不可必乎。

〔朱註〕曰、城、界、限也、

者平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戰，必勝矣。

此二節書，是極言人和之效，以見得人心不可無道也。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然則有國者，所急就如人心哉。故曰：封疆所以城民，然城民實不在封疆之界。山谿所以固國，然固國實不在山谿之險。兵革所以威天下，然威天下實不在兵革之利。所視者，人心去就何如耳。果能得其道，則羣情愛戴，自然親上，死長爭先，效力而助之者多矣。若一失其道，則衆志乖違，自然

上下搆貳各不相顧。而助之者寡矣。極寡助之所不至。雖其親戚。無不離心。離德。相率叛之。況其遠者乎。極多助之所不至。雖天下至廣。無不聞風。慕義。子翁然順之。况其邇者乎。如此。而有時用兵。以行攻討之事。則是以下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叛之國。不戰則已。戰則安有不勝者。又何待乎。天時地利。蓋民心之去就。國家之勝敗存亡。即決於此。孟子此言。雖為戰國時君。發實。萬世有天下者之龜鑑。取天下固在得人心。守天下尤在得人心。然人心不可下以美言。市不可下以小數。結上確。有得其得之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用人。行。政。總。不。出。乎。此。而。已。

〔朱註〕曰、王、齊王也、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

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

○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此一章書。見孟子守禮自重之意。而其門人子弟皆不喻也。孟子在齊。國居賓師之位。未嘗營食。祿爲臣。齊王待孟子。與孟子自待。其禮自與臣下不同。一日將朝。齊王不使使人來。曰。寡人欲就見夫子。偶有寒疾。不可。以風。諸朝。將視朝。不識。夫子惠然肯來。使寡人一見。乎。齊王不肯就見。孟子使二人相召。直欲以臣禮屈之。矣。孟子不欲。應其召。復不欲。斥言其非。故辭。應之。

曰不幸亦有疾不能造朝。又恐齊王不悟。以爲真疾。次日遂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曰。夫子昨以疾辭。今日出。弔。毋乃不可乎。孟子曰。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故可以出。弔。如之何。不往哉。孟子出。弔之後。齊王使人問疾。醫來診視。視孟子之弟仲子。自以己意對曰。昨者王召夫子。適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恐違王命。趨造於朝。不審已至否乎。孟子曰。既以此言。復使者。乃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夫孟子。爲賓師。禮不可召。有難於自言者。故借出。弔一事。微露其意。庶幾齊王聞之。翻然覺悟。悔其來召之非。乃一不喻於公孫丑。丑再喻於孟子。及門弟子。尙且如此。何況齊王哉。總之。上之待下。與下之事上。皆不可不各盡其禮。後世有臣無君。師日尊。臣日卑。臣下之能。如孟子守禮者。益少。故必君以禮待其臣。然後臣能以禮自待。此孔子之告魯公。必君使臣。以禮而後臣事君。以忠也。

〔朱註〕曰。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自言敬王之大小。以曉齊臣也。景丑氏。齊大夫。孟子辭疾。出。弔。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真疾耳。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失孟子之本意矣。庶幾猶可藉景丑氏以達於齊王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不喻其意。而責孟子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道之大倫也。父子情親。則以恩爲主。至於君臣。分嚴。則以敬爲主。丑見王之致。

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孟子因曉之曰：惡，子以我為不敬王，是何言也。敬不在趨承之小節，而在陳納之大端。今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不知仁義之為美，其心以為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誠不敬之大者矣。夫所謂仁義者，即堯舜之道也。我平日所進說於王者，皆堯舜脩己治人之道。一切權謀功利與堯舜之道相戾者，不敢以陳於王前。蓋望王之為堯舜，而不欲王苟且以圖治也。齊人孰有能如我敬王者乎。而奈何以不敬加我哉。

〔朱註〕曰：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達，通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

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此二節書，是因齊臣疑不赴召之非而言。召見者之慢德也。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故不以趨承為敬，而以陳善為敬。景子不知而終以禮責之曰：否。吾謂子之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謂於禮有未盡耳。禮曰：人子承父之召，則唯而無諸。人臣當君命來召，則不俟駕而行。今子固已將朝也，聞王命來召而遂不果朝，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不相似。然以是為不敬也。孟子曉之曰：我之意，豈如子之為是言與。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夫豈不洽乎義。而曾子言之，是或有一種道理。

也。蓋通天下之人皆以爲尊者有三。爵位顯榮其一也。年齒高大其一也。道德隆盛其一也。朝廷之上以貴治賤莫如爵。鄉黨之中以少事長莫如齒。至於輔理一世而致安長率萬民以起教化則莫如德。夫所謂德者即曾子所謂仁義也。所無嫌於晉楚之君者惡得有其爵之一以慢其齒德之二哉。王之召我宜耶否耶。

〔朱註〕曰大有爲之君大有爲也。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此二節書是舉古君臣以明不召見之義也。孟子曰我謂王之不當召我者豈自爲尊大乎。蓋審乎人臣以身輔主之原非徒

恃勢位者之可與圖治耳。故從來將大有爲之作爲之君必虛己下士而有其所不召之臣。如於朝野大事欲有所商確則枉駕而就之。何古之人臣必欲其君之致敬盡禮如是哉。誠以其君尊奉其德愛樂其道如是而後求治之志切任賢之心誠乃可與有爲。不如此如是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也。自古大有爲之君成王業者莫如湯。成王業者莫如桓公。而其所不召之臣則伊尹與管仲是也。湯之於伊尹能尊伊尹之德樂伊尹之道。從伊尹學焉。然後用以爲相而臣之。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身任而與湯爲之。遂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能尊管仲之德樂管仲之道。從管仲學焉。然後用以爲相而臣之。故九合一匡之事管仲身任而與桓公爲之。遂不勞而霸。然則欲致王霸之業者舍尊德樂道其安從哉。

〔朱註〕曰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者也、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

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此二節書是言時君不足有爲而處賓師之位者必不可召也孟子曰湯與桓公所由成王霸之業皆以尊德樂道之故今天下土地相類德教相等莫有能創建非常而超出乎時君之上者此其故可知矣無他列國之君大都以富貴驕人而不能屈己下士彼奔走順承爲我所教誨者則好以爲臣焉彼道德自重爲我所受其教誨者則不好以爲臣焉此所以無不召之臣而不得與王致霸以至終莫能相尙也然則君之於臣獨奈何以召爲其事耶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一皆學焉而臣不敢召之來見夫所以不敢召者以其不可召也伊尹爲元聖其不可召宜矣若夫管仲一霸者之佐耳且猶不可召而况其德其道更不庸爲管仲者乎可無感乎不赴王之召也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但可就見而不可以召見故孟子始而辭疾繼而出弔繼而宿景丑氏反復論辯無非明不可召之意信乎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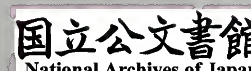
〔朱註〕曰、陳臻、孟子弟子、兼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

金好金也、一百百鎰也、

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辭受各當於理也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價兼倍於常者鎰二十四兩陳臻問於孟子曰大凡餽同則辭受宜無不同前日夫子在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及在宋餽七十鎰而夫子受之及在薛餽五十鎰而夫子又受之若以前日不受齊之餽爲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餽非也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爲是則前日不受齊之餽非也均之一餽也而受不受既殊則是與非存焉竊以爲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孟子曰辭受何常在審乎理而已理所當辭是以辭齊之餽而不受理所當受是以受宋薛之餽而不辭要之皆不失爲是者也子何以異同爲疑耶



〔朱註〕曰、賸送行者之禮也、取猶致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賸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三節書言在齊宋薛所處不同故辭受各異也。孟子曰我謂辭受皆是何以言言之當在宋時予將有遠方之行凡交際之禮遠行者必有賸以資道途之費宋君致餽之辭曰餽我以為賸則餽為遠行而設也予何為欲之而不受當在薛時予適有戒備之心凡賢者居人國則國君保護而周給之使無虞之患薛君致餽之辭曰聞有戒心故其時為兵餽此金則是餽又為戒戒心而設也予何為欲之而不受若於齊則於遠行戒心之事皆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財貨結之也衆人動於利

欲不免為貨所取致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為貨所取致乎然則受者固不可為非而不受者又安可為非是哉孟子於辭受之間一無所荷如此則凡君子立身之大節可鑒見矣

〔朱註〕曰、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距心大夫名、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此一章書見君臣當各盡其職也。孟子在齊適往平陸邑中見其年歲饑荒百姓多死亡流散因謂其治邑之大夫孔距心曰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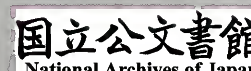
事各有職守。假若子之執戟而出之士。當行師之時。一日間。三次離失其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距心曰。失伍之誅法。所不者。何待於三。孟子直責之曰。官之有職。猶士之有伍。然則子之失職。一。如士之失伍也。亦多矣。朝廷設官分治。必使民得遂其生。得安其業。而後可以告無罪於君。焉。今凶年而水旱疾疫之。交作。饑歲而稻梁黍稷之不登。子之民老羸展轉於溝壑而死。壯者散而之四方。以謀食者。不知其幾千人矣。為民牧者。不能恤民。而使一。至於此。其曠廢職守。與失伍。何以異乎。乃距心猶不知。而自諉曰。夫身為民牧。豈不以恤民。艱為事。無如欲發倉廩。有發之者。欲緩征輸。有緩之者。此其事。非距心之所。得。為也。何獨以。為距心罪耶。

〔朱註〕曰、牧之養之也、牧、牧地、芻、草也、為、都治邑也、孔、大夫、姓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

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此二節。書見孟子。一言能使齊君臣皆自知其罪也。孟子因孔距心之諉罪。而更責之曰。子以事由君上。不得自專。遂以此諉罪。豈受托之道乎。今設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人之牧養者。則必向彼求芻。牧之地。與餼飼之芻。然後可身任其事。其或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將以此牛羊。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視其死。而悍然不顧。與子之為王牧民。亦猶是也。殆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由是距心曉然曰。始而不求。所以養之。繼而不知。以去之。此則距心之罪也。孟子欲以警醒齊王。故他日見於王曰。凡人之失其職。而不不知者。比比也。王之為治於都邑者。臣素所識。知有五人焉。五人之中。能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即所。以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者。悉為王誦述之。亦庶幾冀王之覺悟耳。王果自任其罪。曰。人君能愛養斯民。則臣下之奉行自。



カ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由寡人之罪也齊君臣聞孟子之言而無不知罪如此宜可以與道致治矣然終不能改惜哉

〔朱註〕曰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禮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

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進退久速各有其道也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掌刑之官孟子謂蚺鼃曰人臣處疎遠之地則嘉言難於上達子之辭靈丘而請為士師實於理近似也為其為近臣而可以諫刑罰之不中也推是心也宜其即有所建白而不待於通久今在位既數月矣其於刑罰之得失當亦聞之熟矣豈其一一皆中而未可以言與蚺鼃激於孟子之言乃進諫於王而王不能用遂致其為臣之職事而去齊人有譏孟子者曰當言而使之言當去而決於去所以為蚺鼃則善矣至於道既不行去又不決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何其明於為人而闇於自為乎孟子弟子有公都子者述齊人之言以告孟子曰進退之間自有當然之理吾聞之也人臣於兵刑禮樂各有所司是謂有官守者惟盡其職乃可居其官若受制於君而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於利害得失皆許入告是謂有言責者惟行其言乃可任其責若見阻於君而不得行其言則去蚺鼃有官守言責者諫而不用其去宜矣我於齊既非以官為守又非以言為責者也進可以言而退可以言而退豈不綽綽然寬舒而有餘

〔朱註〕曰、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既治之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也。蓋齊下邑。王驪齊之嬖臣。孟子於齊雖不受祿。而嘗受客卿之職。適當滕國有喪。齊王使孟

子往弔。又使蓋邑大夫王驪爲副使。以輔其行。宜於禮儀之事。不能無兩相計議矣。乃王驪朝暮進見。由齊至滕之路。去而復反。終未嘗與言所行之事也。其待之之嚴。如此。豈不以王驪非可與言之人。而拒之哉。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勢分相懸。或周旋未久。則兩情未洽。而言有難盡。大夫而攝齊卿之位。其位不爲小矣。自齊以適於滕之路。其路不爲近矣。卒之從往。以及於反。而未嘗與言。何也。孟子有難言。以顯言者。乃姚辭答之。曰。使事有失。不能不與之言。夫彼從行之有司。既或治之。而得其宜矣。子尚何復言哉。易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觀孟子所以待王驪者。其即孔子之所以待陽貨者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朱註〕曰、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度、厚薄尺寸也、中

古周公制禮時也。稱稱之與棺相稱也。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自盡其心也。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孟子在齊。有母之喪。從齊歸葬於魯。仍反於齊。而止宿於齊之贏邑。充虞問曰。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充虞之不肖。使充虞董治。作棺之事。其時喪事嚴迫。虞有疑。而不敢請。問。今願竊有請也。所用之木。若似身乎。太美。然未知夫子何心。而如是。其過厚也。孟子曰。喪葬之從。厚。本。先王之制。非自今日始也。上古法制未備。凡為棺。樟。無一定厚薄尺寸之度。中古時。周公制禮。棺木以七寸為準。棺外之樟。亦與相稱。自天子至於庶人。共之。非直為觀視之美也。必如是。堅厚。而可。以歷久。遠。然後於人子之心。為稍盡耳。何疑於木之美也。

〔朱註〕曰。不得謂法。制。所不可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

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

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此三節書。申言送終之禮。宜從厚也。孟子曰。吾之所以美其木者。何哉。人子於喪葬之禮。孰不欲厚於其親。使此心愉悅。而靡有遺憾。然有分。所不得盡。則限於法制。而不可以為悅。力所不能強。則屈於財物。而不可以為悅。若使法制之所當得。而又財物之所優。為古之人。皆用以厚葬其親。吾非人情乎。何為其獨不然。且為死者。與土相接。求其附於身者。堅厚久遠。無使土得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快。然無所憾乎。苟得盡其心。而不期自盡。是為天下愛惜物力。而薄於吾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為惜。此天下之物。而儉於其親。然則吾之美於其木。蓋考之古制。度之人心。合之君子。所以待親之道。而有不能自已者。而非為過舉也。可見人子於喪葬之際。設不能自盡其心。即有抱恨無窮者。而忍云云。儉與。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

〔朱註〕曰。沈同齊臣。以私問。

非王命也、仕、
爲官也、士、即
從仕之人也、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以○義○與○師○也○燕○王○子○噲○讓○國○於○其○相○子○之
燕○國○大○亂○齊○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於○是○沈○同○遂○以○其○私○意○問○
於○孟○子○曰○以○燕○之○亂○可○舉○兵○伐○之○與○孟○子○據○理○斷○之○曰○可○諸○侯
土○地○人○民○雖○傳○之○先○君○實○受○之○天○子○非○奉○天○子○之○命○子○噲○不○得
以○燕○擅○與○諸○人○子○之○亦○不○得○遽○受○燕○於○子○噲○與○者○受○者○俱○不○爲○
無○罪○也○譬○如○有○仕○宦○者○於○此○而○子○悅○之○不○請○命○於○王○而○私○與○以○
吾○子○所○食○之○祿○所○居○之○館○夫○彼○從○仕○之○士○亦○未○嘗○王○命○而○私○受○
祿○爵○於○子○揆○之○於○理○其○可○乎○燕○君○臣○私○相○授○受○何○以○異○於○是○以○
彼○無○道○之○國○而○與○
兵○問○罪○誰○曰○不○宜○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
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
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此一○節○書○見○伐○國○者○宜○奉○天○討○也○孟○子○答○沈○同○之○問○亦○就○燕○
論○燕○而○非○勸○齊○伐○燕○也○及○齊○人○伐○燕○或○人○以○計○出○孟○子○乃○問○曰
齊○之○伐○燕○聞○之○夫○子○實○勸○之○有○諸○孟○子○曰○未○也○其○謂○我○勸○者○亦○有
由○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君○臣○私○相○授○受○亂○常○已○甚○

伐之何疑○彼遂以吾言為然○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奉天討而為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譬如今有殺人之者○或問之曰○殺人之者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殺人之者○死○殺之何疑○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奉天討而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今燕有可伐之罪○而齊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猶以燕伐燕也○何為勸之哉○由此觀之○征伐之道○在乎人心○以合於平○天意則正矣

〔朱註〕曰、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見人臣當勉其君、以遷善改過也。齊伐燕之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由是乃畔齊。王曰：吾於燕人之畔、始信昔日孟子之言、果為不謬。今殊覺見之、而有愧焉。此固齊王悔悟之心、正可與為善之機也。齊大夫有陳賈者、乃為逢迎之說、曰：王無以於此為患焉。請問王自以為與古、周公孰仁且孰智。齊王曰：惡、我安得與周公較、是、何言也。陳賈曰：王之重視乎、周公重視乎。

乎其仁智耳。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於殷。周公使管叔監守，成王初年，管叔與武庚同謀，畔周。假使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陷管叔於死而不仁也。假使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無先見之哲而不智也。仁智，周公猶未之能盡也。而况於王乎？買請見孟子，子而為王，解之，王何慙之有？陳賈見孟子，問曰：「周公如何？」孟子曰：「古之大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守，殷國，管叔與般、武庚、畔，周有是事，否？」孟子曰：「然。」陳賈曰：「周公先知管叔之將畔，而故使之，與孟子曰：「以理斷之，必不如此也。」陳賈曰：「周公為大聖人，宜其於仁智兼盡，而無有過矣。」乃猶不知，而誤使管叔，然則聖人且未盡善，而有過與？」陳賈言此，蓋特為齊王解耳。孟子曰：「聖人雖若有過，不知其為天理人情所自至，而非猶猶夫人之過也。」周公於管叔，為弟，管叔於周公，為兄，以愛弟之心，為任使之事，詎忍下逆，探其兄之姦，而棄之耶？周公之過，不亦所當得者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

〔朱註〕曰：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辨也。

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

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此一節，書責陳賈導王，文過之非也。孟子責陳賈曰：「人孰能無過，而所以處過者，古今人不相若也。古之君子，設有過，則改之，以即於善。今之君子，設有過，則順之，以遂其非。古之君子，當其有過，不事掩飾，如日月之方食，而民無不見之，及其改圖，復於無過，如日月之復明，而民無不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已，又從而為之說辭，以著其有餘，而掩其不及。此古之君子，所以雖有過，而不害於過。今之君子，所以一有過，而終溺於過也。然則愛人者，可不以下古一人一期之，而乃教以今人之所為哉？蓋人臣事君，當以陳善，閉邪為心，彼陳賈者，為君交過，適陷君於有過耳。豈愛其君者乎？」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

〔朱註〕曰：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乃鍾，繫祿之

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此一章、書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也。孟子為齊卿、久居之而道不行、乃致其卿位而歸。齊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之時、願一見而不可得、及既至、吾國得侍高賢之側、非特為寡人所心喜、凡同朝諸臣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能能有為、棄之而歸、此別之後、不識尚何可繼此而來、使復得見否乎。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不敢請於王耳。然固所願也。孟子之去志已決、王意以為猶可復留、故他日王謂齊臣時子曰：孟子之決於去、毋亦謂我之意之未及至乎。我今欲於當國之中、而授孟子以居室、其從

遊之子弟、養以萬鐘之祿、使在上而在廷、諸大夫下而在國、之民人、得親炙其輝、皆有所尊敬、而以為法、則子盍為我言於孟子、備悉予懷、未必不可、以復留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此二節、書以意不在祿、養二曉門人也。時子奉齊王之命、乃因孟子子弟陳臻、以轉告孟子。陳臻遂述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以下義、不可留、而又難於顯言、乃姑答陳臻曰：時子言王之所以留我者、誠有如是。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王之留我、以萬鐘之祿、而欲留之、而因以富之也。如使予欲富、向二者、為卿時、辭十萬之祿、而今受此、萬鐘之養、何、其不權於多寡之數也。是為欲

〔朱註〕曰、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之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

富者之心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此二節、書、喻、言、道、不、行、而、受、餽、者、近、於、趨、利、也、孟、子、曰、若、使、既、辭、其、祿、復、受、其、餽、是、不、得、於、彼、而、又、求、得、於、此、此、誠、有、如、季、孫、之

畫、或、曰、當、作、畫、下、同、〔朱註〕曰、畫、齊、西南、近、邑、也、隱、憑、也、齊、宿、齊、戒、越、宿、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長、者、孟、子

所譏矣昔者季孫嘗曰異哉子叔疑使己居位為政至不用于於君則亦退而已矣又必多方使其子弟為卿此其心未嘗一日忘情於富貴也人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失其諸己復求得諸子弟一若若有獨擅之龍斷而盡其營謀者焉其譏子叔疑如此此我今不當以此為鑒乎所謂龍斷者何也古之為市者百貨交集彼此互市以有易無有司之官不過平其物價息其爭訟以法治之耳有賤丈夫焉貪得無厭必求罔龍之高處而登之以左右顧盼既欲得此又欲取彼罔羅市中之財利一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為賤故從而征其稅後世征取商人之制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我苟辭十萬之祿而受萬鍾之養幾與龍斷無異其為貽譏後世當不獨一子叔疑矣蓋君子之用世為行道計非利之可誘也齊王以萬鍾一孟

○孟子去齊宿於畫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



自稱也、

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
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
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
者絕子乎。

此一章書。見。爾賢。在。得。其。道。也。孟子。以。道。不。行。而。去。齊。止。宿。於。齊。西南。之。晝。邑。其。時。有。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爲。王。爾。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爾。之。意。孟子。不。應。其。言。且。恐。几。而。臥。一。若。無。所。聽。聞。者。於。是。爾。行。之。客。不。悅。曰。弟。子。齊。戒。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臥。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勿。復。敢。再。見。矣。孟子。曰。坐。我。明。以。告。子。凡。賢。者。之。去。就。視。人。君。所。以。待。之。者。若。何。耳。昔。者。

魯君繆公。濼。知。子。思。之。賢。尊。禮。子。思。常。使。人。道。達。誠。意。於。其。側。此。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無。人。乎。子。思。之。側。則。將。誠。意。無。由。而。達。則。何。以。安。子。思。至。泄。柳。與。申。詳。皆。賢。者。也。繆。公。尊。禮。之。不。如。子。思。然。常。有。推。賢。薦。士。之。人。爲。之。維。持。調。護。於。君。側。此。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無。人。乎。繆。公。之。側。則。將。禮。意。有。時。而。衰。則。何。以。安。其。身。今。子。之。爾。我。果。其。出。自。王。之。命。無。異。繆。公。之。所。以。待。子。思。我。安。敢。不。應。子。乃。自。欲。爲。王。爾。我。所。以。爲。長。者。慮。不。及。繆。公。爾。子。思。之。事。是。子。先。絕。長。者。乎。是。長。者。先。絕。子。乎。何。其。不。一。審。於。古。來。爾。賢。之。道。耶。我。之。臥。而。不。應。實。子。之。使。然。耳。蓋。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之。待。孟。子。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而。又。無。齊。之。賢。臣。維。持。調。護。於。王。之。側。則。孟。子。豈。能。久。於。其。國。哉。故。好。賢。之。思。君。臣。所。當。各。盡。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

〔朱註〕曰、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逗留也、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欲行其道以安天下之意。其倦倦不忍去齊者。非世人之所得知也。孟子因道不行而去齊。齊人有尹士者。向人譏孟子曰。士君子去就之間。最宜明決。今孟子之至齊。若不以識王之不能為湯武。則是無知人之明也。知其不可。有為猶且至於齊國。則是志在利祿。千求恩澤也。千里而來。見王不遇。而去則宜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矣。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為何依違於進退之間。而濡滯不決也。尹士誠有下不悅於此者矣。孟子弟子有高子者。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曰。人之去就。各有其心。夫尹士焉能知予之心哉。千里而來。見王。志在行道。若王能用我。而成濟世安民之業。是予所深願也。至不遇而去。豈

〔朱註〕曰。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悻悻然怒意也。窮盡也。

予之初心哉。道既不行。位不可苟。不得已而後去耳。蓋聖賢處世。上而憂天下。下而憫人。皆出於不得已之心。雖明決乃去就之理。而委曲實行道之心。豈世人所易識者哉。

予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

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四節書見孟子倦倦濟世之心也。孟子曰：夫尹士之譏予者，以三宿而後出畫，謂予之濡滯，然予之心猶以為速。蓋予之望於王者，猶庶幾其從容悔悟而改之也。王如悔悟，則將以王道為行，以予言為可信，必將追予而反之矣。至三出畫而王不追予，追予是王之心終不悟矣。予然後歸志始決，浩然長往。然予雖決去，終豈能舍王哉。蓋由王之天資樸實，可以引而為善，若能引我，使大行其道，豈徒齊國之民安天下之民皆藉以治安。王庶幾其能改而悔過乎。予方日望之，而豈能終舍王也。蓋我為世道生民計，必圖其大者遠者。世有規，模狹隘之小丈夫，一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怒悻悻然不平之氣，見於顏面，去必窮盡一日之力，而後止宿。此等之人，但知一己去就，全無愛君憂國之意。予豈肯以此自處哉。尹士聞孟子之言，始悟其失，曰：士誠小人也。君子用世之心，未之知也。蓋有為之主，不世出。孟子之所以倦倦於齊者，以王之天資高，可與為善。齊國大，可藉以安天下之

民誠用孟子則王道可行王業可致當日所以屬望之濛也

〔朱註〕曰、路問於三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為之日、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乘時而行道。以道不行而憂也。孟子不遇於齊。而去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弟子充虞途間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顏色。若有不悅者。然昔日虞嘗聞夫子之言曰。君子處世。雖不得於天。亦不怨天。雖不合於人。亦不尤人。今何為而不豫也。孟子曰。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蓋彼乃講德論學之時。以樂天為要。彼一時也。此乃憂天憫人之時。以濟世為心。此一時也。嘗歷覽前代。大約五百年。天運循環。必有繼天立極之聖人。受命而興。然大業不能獨成。必有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之人。為之輔佐。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武。皆是如此。今由周文武以來。七百有餘歲。以五百年之期。揆之則已過矣。以亂極思治之時。考之。撥亂返治。其亦可矣。此時而不豫。能有為。何能免於不豫哉。然世之治亂。在天。我之不遇天。或者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懷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誰不可知者。聽之於天。有可恃者。信之在我。亦何為而不豫哉。蓋天為斯民而生。聖賢其欲治安之念。不能一日而忘。然憂世之心。雖澀澀而樂天之心。誠未嘗不自得也。終其身。惟斯道斯民。是念而已。

〔朱註〕曰、休、地名、崇、亦地名、師命、師旅之命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不受齊祿之意。孟子在齊。雖居卿位。而未嘗受祿。蓋志在行道。而非利其祿也。去齊之日。至於休地。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今但仕而不受祿。古道為然乎。孟子曰。仕而不受祿。非古道也。我之所以不受祿者。蓋自有故。當日初見齊王。於崇。言論之間。已知其不能行吾道。退時即有去志。不欲自變。初心。故不受其祿。為其實不欲留也。然所以不能即去者。適遇齊國有師旅之命。國方被兵。難於請去。不得已而久留於齊。非我之初心也。我之不受祿之故。如此。蓋孟子志行王道。而齊王意在富強。故始見。即不能合。後雖倦於齊。而去就之見。未嘗不早決也。

